

想當個女性主義物理學家

廖紅林

知識份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且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和棄之不顧的人們和議題。

——薩伊德《知識份子論》

一開始，學妹來邀稿時，我真有點驚訝，「我在外面搞的那些事，竟然有人知道啊！」（外面，自然，是相對於物理系而言）畢竟，我可是不只一次在系上碰到對女研社、女性主義一無所知，聽都沒聽過的人哩。

不過，因為我不想讓這文章長成一篇「台大女研社團介紹」或「女性主義入門」，所以如果你正巧是屬於對此一無所知的那類人，一些背景知識，只好很不負責任的請你去查書了，專賣性別相關書籍的女書店就在鳳城隔壁的巷子，很近。

我只想談談我個人的經驗，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也許可以這麼說。

* * *

而，那幾乎是一種本能的敏感，對社會加諸於我們的種種限制——有時不只是限制而已。

我在唸國中的時候，一群女大學生在宿舍放映A片，引起軒然大波，學校、媒體紛紛關注，主辦的學生受到匿名的攻擊騷擾，她們，我在報上讀到，是「台大女性研究社」。正值對性懵懂好奇的青春期的這些大女生可是讓我又讚嘆又羨慕，也對那些個大驚小怪頗不以為然，「我們的社會也太遜了吧，女生在宿舍看個A片有什麼不對嗎？」

但這就是這個社會對女性的要求或想像：純潔的、對性無知的、對A片不應該感興趣的，等等。

天曉得，當時我們一群國中小女生談起有線電視的深夜節目興致可高昂得很。

後來，應該是高二的時候，校刊社跑去訪問了台大 Gay Chat（男同性戀研究社）注1，訪談的詳細內容我早已忘了，只記得那個自由開放到可以光明正大的成立同志社團的校園，對當時就讀於以嚴格保守著稱的教會女校的我來說，簡直是令人心神嚮往的天堂，而且那裡還沒有天父或聖母。

倒也不是說，這兩個事件奠定了我加入女研社或投身性別運動的決心什麼的，完全不是，那時的我，大部分時間扮演的還是一個把目標放在天文的自然組學生，學點C語言，讀

讀科普書，有點文藝傾向但僅此而已。

只是，在聽到一些事件而忿忿不平或熱血沸騰時，當時的我也許就已經隱約的感到，除了科展或奧林匹亞，除了在體制內表現良好，還有別的事情值得揮霍青春。

* * *

沒想到我真的考上了台大，而且跑去參加了女研社的迎新，一個學期的忙碌混亂之後，我有知有覺的疏遠了其他的社團跟活動，正式上了賊船。

說是賊船，因為當時很快就發現，顯然對「台大女研」我抱著某種過於美好的期待，我模糊地想像她會有一群知識豐富、批判力強、行動力高的姊姊們，積極參加／舉辦各種活動，推動不同的議題，諸如此類。實際情況倒也不是多大的幻滅，只是可以參加的活動沒那麼多，社員人數更是稀少罷了（我大一進去時，正式的舊社員只有社長一人）。幾個異議性社團的景況也差不多，烈火青春風起雲湧的學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過去台大左派社團所謂的三大——大論社、大新社、大陸社也是慘澹經營，社員人數寥寥可幾，偶爾可能還得向外人解釋他們並不是新聞社或大陸旅遊社。而曾經意氣風發的女學生運動，在各校開花結果卻也開始凋零，不少女研／性研社倒社或停擺，還活著的幾個也幾乎失聯斷訊。

已經不需要天天上街頭，A片放完了男廁攻佔過了，女研社還需要做什麼呢？

還是有事情可以做，還是有事情需要做。因為事實是——不管某些人怎麼說——即使在相對進步平等，甚至女性主義成為一種顯學的大學校園，性別平等也沒有完全實踐，遑論校園以外，遑論還牽涉了階級、族群等其他因此而更複雜難解的社會角落。

身為大學生，也許比較不會感受到直接的壓迫或限制，但對性別的規訓依然以各種方式在我們身邊運作，從課堂上教授不經意的言詞，到我們平日習以為常的互動或價值觀，從電視媒體到網路文化，而女性主義成為顯學的另一面便是她也成了一個可以輕易消費扭曲的口號。

台大有兩個登記有案的同志社團，許多社員卻還是有曝光壓力；「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大家都聽過，可是性騷擾還是常常發生而且受害者可能求助無門；「那到底是不是高潮」很多女孩也依然不知道；而更切身的例如，理工科的男女比例為何總是那麼懸殊？物理系不管哪個性別對此都很哀怨。

站在學生的位置上，去探究質疑身邊的這些現象，去顛覆，去翻轉，有餘力的話將關懷的範圍擴展到校園之外，便是現在的女研社想要做的事，正在做的事。我們認知到這個社會是有問題的，更重要的是，是可以改變的，「另一個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一個不管你是男是女是異性戀是同性戀是以上皆非或以上皆是，都可以活得更自在、更不受拘束的世界，是可能的。

不過呢，在這個大學生越來越冷漠，似乎也越來越不愛參加社團活動的時代，有時也真有點無力，小貓兩三隻的演講，小貓兩三隻的影展，除了靠聳動的主題和名嘴型講者外簡直是沒救，三不五時還會陷入自我懷疑，這究竟會不會只是一群知識份子在嘴砲自嗨，對真實社會毫無助益？

然而女性主義學生社團還是有其存在的必要，至今我依然這麼認為。它有它的限制，但也有它的活力。除了革命式的街頭行動，實踐女性主義還有很多方式，校園的，個人的，等等。

* * *

反正，大部分時候我們都玩得很樂。

開起會來天馬行空，各種奇想紛紛出籠。在小福架個檳榔攤進去扮西施聽起來不錯，去廁所搞些花樣似乎也很誘人，還是乾脆找些男生穿裙子，拍個小短片好了？而要是開始閒扯，更是可以比《Sex And The City》還要露骨辛辣，妳覺得手指和陰莖比較起來有什麼不同？

約著一起去修性別的課，約著去參加各種活動——有時根本不必約，自然就會在課堂上會場裡相遇，或只是買了酒和食物，長談，夜晚不再那麼荒蕪。

或是在情人節來個單身聚，我和朋友瘋雞曾這麼搞過，誰知從此孽緣斬不斷，真的在一次行動劇中演了一對女同志 couple。

社內還沒促成什麼姻緣（得回去檢討一下），戀愛對象倒有可能被拉進來，例如小念的女友狗子（打扮中性的她們曾被認為是 T T 戀，其實兩人的認同都是不分注 2），或阿寶的男友，成了我們的半個男社員。

沒錯女研也收男生，晴詩就是在決定開放男性加入的那個學期入社的，沒有我們原本擔心的衝突或尷尬，他融入得自然無比毫不費力，畢業後還常常關心社團活動。

小 ki 也會被誤認為男的，畢竟不小心被生成了生理男性，不過她可是自認也公認的愛撒嬌小女生。

有女有男有同有異，這是我們的姊妹情誼，我們的女同性戀連續體(lesbian continuum)。

自然，女研社不是一個女性主義烏托邦，照樣會意見不合氣氛低迷，有時缺乏效率，有時成果不如預期。我們在性別的路上走得興高采烈熱鬧無比，並且偶爾迷路，在各種立場間困惑。

* * *

九月初，我去日日春的廢娼八週年晚會幫忙，重新體認了一些事。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是 1997 年台北市廢公娼時為抗爭而成立，至今依然在推動性工作的合法化及去污名化，並在廢娼後幫助前公娼阿姨們轉業。幾個月前，日日春的一位白蘭阿姨病倒，協會便開始幫她募款及徵求看護義工，那期的電子報上，也刊登了白蘭的故事：白蘭出生於台東農家，13 歲時便因家計而綁約給華西街娼館老闆從事性工作，家境需要使得兩年的契約不斷延長，直到十年後（一般小姐不會綁約這麼久）白蘭 23 歲才脫離超時接客、沒有行動自由的私娼，到工作環境比較好的公娼館，性工作就是她的專業，賺的錢雖不多但也

足以養活自己、接濟男友還可照顧街上的流浪貓，白蘭一共養過三十幾種動物。但廢娼卻使得她的生活徹底遭到破壞，白蘭不想轉去做私娼，於是在日日春的幫助下開起檳榔攤，但十個月之後就倒了，缺乏工作能力的她後來也一直找不到長期的工作，只能喝酒尋求慰藉，卻使身體和精神都變得更差，三月時在家昏迷被送進醫院。注3

白蘭的故事讀來令人心酸，而實際去協會看到還在復健的白蘭和義工的互動，又另是一種感動與感慨。晚會播放義工為白蘭拍的紀錄片，白蘭還上台去唱歌，聽著台上一個個的發言，我想到了過去常常浮現在我心中的一句話，「這樣的世界怎麼可能是對的呢？」我13歲的時候在彈鋼琴學長笛，最大的煩惱是適應住校生活和國中的新環境，現在也是個衣食無虞的中產階級混吃等死大學生，然而就在並不很遠的地方，卻有著完全不同的人生，一個努力著只為求生存的人生，為什麼會如此呢？

我只是，無法心安理得的活在這個顯然不太對的世界，而不去做一點什麼來改變，讓這個世界往比較正確的方向，移動一點點。

當然啦，哪個方向才是正確的方向，這就是個大，問，題，了。

* * *

至於物理。

很多人，包括教授，都曾問過我：「妳這麼喜歡性別研究，何不轉系算了？」的確，為了那些性別活動，物理系的課業我付出了非常慘痛的犧牲（雖然還有其他因素，不過社團確實影響很大），也相對地與系上疏離，並不是指「和班上同學不太熟」那種事，而是對整個物理系有種隔閡感。

其他女研社同學，比方說搞戲劇的小念、唸社會的福惠、念公衛的小小、法律的瘋雞和阿寶，她們都可以結合自己所學和女性主義，甚至性別就是其專業領域的一支，但物理，我還真的找不到它可以和性別有什麼關係，除了物理系女生為何那麼少之外，可這類科學教育的推廣又並非我興趣所在。

但即使如此，即使我對性別有著強烈的關注，我也還是很，喜，歡，物，理，呀。

那個想走天文的理組女生依然是我，即使她看了很多新的風景，原初的想望卻沒有變，Physics 和 Feminism 沒交集便沒交集罷，總也不能只懂物理（再說我真的覺得物理系學生有點只懂物理不食人間煙火的傾向）。「不務正業」了幾年，我也開始尋找一個能兼顧兩個領域的平衡點。性別無所不在，我們也需要一些女性主義物理學家。

注1：台大另外還有浪達社（女同性戀文化研究社），兩個都是學校承認的正式社團。

注2：女同志伴侶中，一般會把較陽剛的一方稱為T(Tomboy)，較陰柔的一方稱為婆，但這只是最粗淺的分法，有些人的認同是「不分」，可T可婆，愛T愛婆，而談T T戀、婆婆戀的也大有人在。

注3：想更了解日日春或白蘭的故事，可上 <http://coswas.org/>。